



喜马拉雅 的囚徒

廖东凡 叶玉林 著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

喜马拉雅的囚徒

廖东凡 叶玉林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马拉雅的囚徒/廖东凡, 叶玉林著. —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 - 7 - 5211 - 0026 - 6

I. ①喜… II. ①廖… ②叶… III. ①民间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6342 号

喜马拉雅的囚徒

作 者 廖东凡 叶玉林
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40 × 965 毫米 1/16
印 张 7.25
字 数 81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211 - 0026 - 6 / I · 166
定 价 25.00 元

图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

E-mail: dfhw64892902@126.com 电话: 010 - 64892902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Contents

目 录

喜马拉雅的囚徒 / 1

从列麦到加玉 / 2

美丽而神奇的加玉 / 5

到炯巴去 / 6

炯巴，镇压囚徒的堡寨 / 8

囚徒之一：炯巴公社社长格勒 / 13

从终身苦役犯到公社掌门人 / 13

红军到过我的家乡 / 13

在拉萨经历热振事件 / 15

果噶拉山上枪声诡异 / 18

桑耶城堡屈打成招 / 20

柳条筐背进炯巴堡寨 / 23





人间地狱九死一生 / 25

向加玉宗宗本（县官）讨债 / 27



囚徒之二：昌都类乌齐寺大总管——嘎然喇嘛 / 32

在炯巴荒谷神秘地消隐 / 30

出任类乌齐寺总管 / 30

与驻藏川军结盟 / 32

打得藏兵闻风丧胆 / 33

关押布达拉宫示众 / 34

化作彩虹神秘消隐 / 36

蒋介石委以重任 / 39

准备打回老家去 / 40

魂断甘孜古城 / 41

囚徒之三：色拉寺住持阿旺加措的胞弟白玛多吉 / 45

护送阿旺加措逃到祖国内地 / 45

阿旺加措五兄弟 / 46

林周斗毆事件 / 47

星夜逃出拉萨城 / 49

多次突出重围 / 50

大哥被藏兵打死 / 51

掩护阿旺加措逃过金沙江 / 53

最后的结局 / 55





囚徒之四：热振寺的牧民丹增多吉 / 58

逃出人间地狱 / 58

“我就是不服气！” / 58

暴风雨之夜神秘失踪 / 60

相逢在拉萨八廓街 / 62

自述出逃的经历 / 63



囚徒之五：藏军营长格桑朗杰 / 67

藏军之花凋谢在荒山深谷 / 67

代替主人去当兵 / 67

战争中步步高升 / 69

抓捕热振活佛 / 70

主仆二人反目成仇 / 72

杀死出身贵族的妻子 / 74

死在边民的长刀下 / 77

囚徒之六：拉萨小乞丐恩穷·次列 / 79

小乞丐闹翻了拉萨城 / 79

小乞丐捅出大娄子 / 79

大贵族被关进小牢房 / 82

两次流放炯巴堡寨 / 84

黎明之前死在加玉河边 / 86



囚徒之七：列麦神偷格桑顿珠 / 89

巧盗达赖喇嘛家的粮仓 / 89





囚徒之八：白嘎寺小僧人土登才旦 / 93

经堂打洞偷佛宝 / 93

神秘的宝库 / 93

巧妙盗佛宝 / 95

开光典礼露了馅 / 96

流放炯巴堡寨 / 97



囚徒之九：炯巴大盗康达·刀结 / 99

他死在全村人的枪口下 / 99

囚徒之十：老顽童凯旺加措 / 104





喜马拉雅的囚徒

1974年初秋，我从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，调到自治区文化局创作组。那时拉萨各机关、学校，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。每天不是老子、孟子、韩非子，便是儒家、法家和道家。我的好友、文化处负责人叶玉林说：“与其在拉萨坐而论道，不如到基层做一些切切实实的社会调查。听说山南地区隆子县加玉区的炯巴公社，地处喜马拉雅的深山荒谷，是旧时代专门流放终生苦役犯之所在，被人称为‘囚徒村’‘活地狱’。如果我们组成一个小组，深入炯巴进行实地考察，寻找几位当年的苦役犯，访问当地各阶层群众，不仅能获得关于农奴制度的第一手材料，还能对过去年代的司法制度有较为感性的了解，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
据说，1959年以前，西藏有一种很可怕的刑罚。地方当局对于政治上的对手，或者重罪犯人，先施以令人发指的鞭刑，再关进木制或铁制的囚笼，摆放在布达拉宫前公开示众，然后套上白





稽犂囚衣，驮在一头黄牛上，由差役押解围绕八廓街游街，最后戴上称为“次科次枷”的至死也不得摘除的镣铐和枷锁，充军流放到喜马拉雅深处的荒谷绝峪为奴，服终生苦役，直至劳累、冻饿、伤病至死。最令人恐惧的是，据说这些人死于蛮荒之地，不能投胎转世，灵魂被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
流放终生苦役犯的地方，一共有三处：一处是洛扎县的朵宗古堡，一处是隆子县的炯巴堡寨，一处是朗县的金东峡谷。炯巴堡寨，坐落在隆子县的炯巴公社。

经过文化局领导的批准，一个调查小组成立了。组长是叶玉林，成员有西藏歌舞团编导强登啦，翻译仁真啦和我。

于是我们一行四人，乘坐一辆北京牌吉普车，先从拉萨到山南地区首府泽当，再从泽当翻越著名的雅拉香波雪山和雪普达拉山，抵达隆子县的列麦公社。列麦是雅鲁藏布江河谷进入喜马拉雅山区的大门，又是西藏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。公社党支部书记仁增旺杰，被称为西藏高原的陈永贵。他依据当地山高谷深、耕地短缺、粮食产量有限的特点，带领公社社员，把海拔 4000 米的牧地“神仙原”，开垦为种植粮食作物的“革命坝”，并且从莫拉雪山上，开出一道“愚公渠”，浇灌革命坝的庄稼。我们在列麦公社停留了一些日子，采访了仁增旺杰和部分公社社员，参加了公社的秋收劳动。



从列麦到加玉

10月20日，我们告别列麦公社，直奔加玉区所在地加玉村。从列麦开始，既没有公路，也没有汽车。每个人把行李背在身



上，开动自己的两只脚，沿着雪浪翻飞的河，一直向南行走。这是一条穿越喜马拉雅深山幽谷的雪水河，发源于雪普达拉山南麓的哲古湖。流经隆子县城，叫隆子河；流经列麦境内，叫列麦河；流到加玉地区，叫加玉河。流出国境，叫苏班西里河。从列麦到加玉的道路，实在是非常糟糕，羊肠子一样的盘山道，沿着河流蜿蜒曲折，高低起伏，时而穿越悬崖峭壁，时而流经古老村寨。河床布满大大小小的礁石，与奔腾的雪浪互相撞击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吼声。

此时正值深秋，天高地阔，秋风习习，令人心旷神怡。遍山树木，经过寒霜的熏染，变得万紫千红、色彩斑斓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们几个走走停停，有说有笑，一点儿也不寂寞。强登啦的社会知识最为丰富，他原是西藏歌舞团最出色的舞蹈演员之一，近年来改行当了舞蹈编导。1959年，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十周年国宴，西藏文艺界应邀出席的只有两位，一位是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，另一位就是我们的强登啦。

在一处背风向阳的地方，大家边吃干粮边休息，强登啦讲起了过去年代拉萨的司法机关和监狱。他说，1959年之前，拉萨有两个司法机关，两座监狱，一个叫朗子辖；另一个叫雪巴列空。我的哥哥和父亲，相继担任过朗子辖的秘书，我对里边的情况有所了解。朗子辖衙门，设在八廓北街一幢两层的石头碉楼里。相传是15世纪堆龙朗子庄园主的宅邸，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后，改为拉萨市政府，不过还是沿袭了以前的名字——“朗子辖”。拉萨市政长官，藏语叫“墨本”，由一僧一俗两位五品官充任。墨本官阶不高，权力不小。市区的人口户籍、社会治安、环境卫生、民事刑事案件，通通由他管理。“墨本”下面是秘书，秘书





下面是管家。衙门的二楼，是“墨本”审讯囚犯的公堂，楼下是监狱。监狱一没有门，二没有窗户，囚犯审讯过后，揭开公堂地上厚重的木盖，将囚犯从石头台阶送下去，里边黑咕隆咚，空气污秽，阴森恐怖，无法容身。墨本手下，有许多个公差、衙役。公差由被称为“拉萨措巴”（拉萨社团）的二十三口差民轮流担任。衙役藏语叫“瓜甲巴”，意思是“打皮鞭的人”。也由二十三口差民出钱雇请。他们大都由街头的游民、乞丐，或者刑满释放的囚徒充任。任务是抓人、打人，押解囚犯游街示众。还有一类更低级的衙役，叫做“边冬巴”“阿古洛桑”，主要给囚犯倒尿壶尿罐，应该称为狱卒。朗子辖审案，大都判处鞭答，鞭答大都在衙门附近的闹市公开执行。囚犯的双手双脚，被固定在铁桩上面，打手们一边用皮鞭抽打，一边用歌唱的声音计算数目。因此，鞭答总是在囚犯的哀嚎声、市民的求饶声和打手的歌唱声中进行。

雪巴列空，设在布达拉宫西侧，坐西朝东，是一座三层楼的官堡式建筑，由三位五品官主事。布达拉宫周围，包括拉萨附近十八个宗谿（县、乡）的社会治安和刑事案件，通通归它管理。西藏许多重大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，噶厦大都委托雪巴列空审理，雪巴列空设有一个监狱，专门关押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犯人。过去，只要提起雪巴监狱，人们无不心惊胆战。1950年前后，藏学家根敦群培便被关押在这里。强登啦和他的哥哥索朗多布杰，不止一次去探监，向根敦群培大师请教有关西藏历史和藏文的问题，大师出狱后不久，便凄然地离开了人世。

在高山和急流之间，我们一行四人，就这么说着、听着、惊讶着、张望着，不知不觉红日西沉，暮霭升起，前面出现一个生



机勃勃的小盆地，别有洞天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加玉村。



美丽而神奇的加玉

加玉的含义，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鸟的故乡，另一种是产茶叶的地方。

相传，从远古时代起，加玉便是喜马拉雅山区一个封闭而相对独立的小王国。吐蕃王朝解体以后，西藏进入分裂割据时期，当地出现了秀桑和道桑的两个家族，这两个家族的人，长相非常独特，长长的睫毛覆盖眼睛，被人们誉为鸟王。从此，这个地方便被称为“加玉”，也就是鸟王的故乡。公元12世纪，加玉出了堪布云丹乔和加·夏嘎两兄弟，他们的势力急剧扩张，统治了整个加玉河流域，直到东边的今加查县、朗县。他们的后代，建造了加措仲喀堡寨，曾经率领喜马拉雅山民，抗击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兵，因此威望大大提高，被当地人公推为首长。现今加玉周围的山上，还有碉堡的废墟，据说是当年抗击蒙古军队的遗存。

萨迦王朝建立后，加玉的首领，有的归顺了帝师八思巴，有的臣服了直贡派法王，被直贡法王封为万户长，这就是加玉万户长的由来。公元18世纪中叶，郡王颇罗鼐总理藏务，加玉万户长家族人丁不旺，后继无人，颇罗鼐便把万户长的头衔，转封给自己的女儿德丹卓玛和女婿多仁·班智达，从此多仁家族升为第本（酋长）。20世纪40年代，西藏地方政府将加玉还有六联、列麦等庄园，分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家尧西达孜，这里成为十四世达赖家族的世袭领地，直至1959年民主改革时。

在加玉区美美地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又是晴光潋潋、鸟雀欢鸣





的好天气，我们走出加玉区政府，迎面便是雄伟、壮美、典型的喜马拉雅山风光。一座座高山直插蓝天，云雾缭绕，气象万千。山头是皑皑的白雪，山腰是青青的草甸，山下是墨绿色的原始森林，再往下，是丰饶的青稞地，奔腾的雪水河，刚刚收割完的田野上，成群的奶牛、牦牛、山羊、绵羊走走停停，或低头啃草，或昂首鸣叫，到处传来农人们的呼喊声和歌唱声。



到炯巴去

从加玉到炯巴的路，确实很难走，不是峭壁悬崖，便是急流险峡，加玉区领导不放心，派了一位老人，给我们带路，保证沿途的安全。离开加玉不远，迎面便是一座陡峭的山，顶天立地，如金字塔，山上根本没有路，只有用一根根木头和树枝搭成的栈道，栈道时断时续，高挂在悬岩绝壁之间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看着真让人心惊胆战，头皮发麻。

老人说：“这座山叫‘晓巴日’，意思是鹰翅山，过去的栈道更危险，上山下山，全靠独木梯、独木桥连接。往年加玉宗宗本（县官）来去炯巴，照例由差民背负，腰上还要拴几根牛毛绳，前前后后由差民拉扯，以防途中出现不测。那时摔死摔伤人的惨剧，时有发生。现在的情况好多了，政府多次对道路进行维修，交通条件比过去好多了。大家不要怕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跟着我慢慢往前走！”我们几个上了栈道，情形比想象的还要糟糕，峭壁上凿开一个个石洞，石洞里插着一根根石条，木头、树枝、树干，架在石条上面，由于风吹雨打，有的木头已经腐烂，有的条石已经脱落，出现一个个空隙，从栈道上走过，头上悬崖高耸，



白云悠悠，脚下深渊万丈，雪浪飞腾，涛声阵阵，震耳欲聋。万一一时疏忽，一脚踩空，那就彻底完蛋了！终于在老向导的精心指导下，我帮助你，你鼓励我，用了一个多小时，闯过了炯巴路上第一道鬼门关。

过了鹰翅山栈道，可以说真正深入到喜马拉雅山腹地，地球在这里好像打了无数个皱褶，地壳似乎也被某种魔法弄得高高低低，坑坑洼洼。道路有时沉入谷底，两边林深箐密，景色迷人；有时升到世界的顶端，白云飘飘，雄鹰盘旋。一座座海拔六七千米的雪山银峰，高踞在喜马拉雅山巨大的山体之上，造型优美，洁白晶莹，远远望去，宛如神宫仙岛，极乐天宫。有一座雪峰叫桑多白瑞，据说是莲花生大师居住的神秘乐土。

我们风尘仆仆地往前赶路，雪浪飞翻的加玉河一直伴随着我们，我们时而在河的左边，时而在河的右边，一次又一次地跨过摇摇晃晃的钢索吊桥。老人说：“过去河上只有溜索桥、藤索桥，非常危险，和平解放后改成钢索桥，比过去平稳和安全多了。”

晌午时分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一处回水湾畔，河水清澈碧绿。老人放下背上背的小锅，煮了一锅清茶，我们在河边席地而坐，一边喝茶吃干粮，一边打量周围的风景。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一座石山如同巨大的屏风，阻隔了我们的去路，加玉河到此也只好绕道向前。老人说：“这座山叫‘普巴扎’，意思是‘凿子崖’。”在过去的年代，囚犯进出炯巴，必须翻过凿子崖。悬崖石壁无法走，只有在山下搭起长长的木梯，上面钉上木头桩子，才能一步步地爬上再爬下。为了防止囚犯逃跑，当局常常把木梯子撤走。现在河上架设了钢索桥，去炯巴不用再翻凿子崖了。

过了钢索桥，便进入原始森林，巨大的喜马拉雅雪松遮天蔽





日，高挂树梢的藤萝，搭起一座座绿色的门，我们穿过这些重重叠叠的门，向目的地炯巴行进。落日时分，我们走出茂密的森林，加玉河已经变得平坦而宽阔，在夕阳下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。一道长长的山梁，伸展到河的中间，山梁尽处，有一座木石结构的建筑高高耸立。老人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炯巴公社。过去的碉楼堡寨已经坍塌，现在变成藏式庭院了。”



炯巴，镇压囚徒的堡寨

走近这座藏式庭院，一群边民装束的男人和女人，争相迎上来握手问候，表示欢迎。其中一个长着鹰钩鼻子，又高又瘦，双目炯炯有神的人，便是炯巴公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格勒；另一个头戴狐皮帽，腰缠子弹带，身背自动步枪的是副社长兼副书记次仁多吉。还有一位态度谦和、老成持重的长者名叫罗布，他是炯堆村的村长。格勒书记把我们领到附近的加玉河岸，观看炯巴公社的全貌。这里居高临下，地理位置特殊，如同一个孤立的海岛，加玉河在我们脚下恣肆漫衍，两岸的村庄房舍、高山低谷、农田牧地，尽收眼底。河的南岸和北岸之间，有一座很长很长的木桥相连。

格勒书记说：炯巴人口不多，但是地域宽广，从南到北，从西到东，要走大半天。公社分为四个生产队，一队在东面的卡雄拉雪山下面，那里邻近中印两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；二队位于加玉河南岸，称为炯堆村；三队位于加玉河北岸，称炯达村，背靠名叫切拉岗的大山，又叫切拉岗村；四队位于西北边的深山幽谷，那里森林茂密，一道道急流飞瀑高挂山巅，风景很是美丽，



他说，过几天领我们去看一看。

看完炯巴全貌，格勒书记领我们走进一间大房子，一股红松的气味和茶叶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这里是公社的接待室。中间的大火塘，松柴烧得很旺，汉阳锅中，金黄的茶叶水翻滚跳荡。仁真啦拿出一块金黄的上好酥油，打了一大壶酥油茶，甜香滋润，特别好喝。几大碗酥油茶下肚，顿感神清气爽，精力倍增，身子不冷了，肚子也不饿了，旅途的疲劳一扫而光。酥油茶真是好东西，不仅能止渴，也能充饥。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，我们和公社干部们围坐火塘，随意寒暄。叶玉林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诸位，我们在拉萨听说，炯巴是旧时代终身苦役犯人的流放地，是不是确有此事？”

基层干部一致点头，说是千真万确。年岁较大的罗布村长说：“在我父亲、我爷爷、我爷爷的爷爷的时候，总有犯人从拉萨、从西藏各地戴着手铐脚镣，被流放到炯巴服苦役，他们在这里服刑，在这里受罪，在这里死去，据老人们说，至少有两三百年了。”

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公文簿中，炯巴的全名为“炯旺纠谿卡”，意思是“对强梁进行镇压的庄园”或者堡寨。堡寨是一座两层碉楼，既威严又坚固，楼上是谿本（管事）办公的地方，楼下是关押囚徒的地牢。堡寨附近，过去还有一个蝎子洞，一庹宽，二十庹深，像一个黑咕隆咚的古井。老辈子说，洞里原先有两只大蝎子，跟羊羔一般大小，专门喝囚犯的血，吃囚犯的肉。传说有一次，一个囚徒被堡寨官员扔进去喂蝎子。这个囚犯是个很有心计、很有胆量的人，预先在发辫里藏了一支锋利的簪子，两只大蝎子跑来吸他的血，他拔出簪子，刺了过去，经过一番生死搏





斗，终于把两只巨蝎杀死，然后爬出洞外，跑得无影无踪！罗布老人说：“在我小时候，蝎子洞还在，不过没有羊羔大的可怕的蝎子，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白色蝎子在跑来跑去。”

在过去的年代，炯巴头人的地位很高，跟加玉宗的宗本（县官）平起平坐，由噶厦政府直接任命，有的是六品官，有的是七品官，布达拉宫的议事厅里，还有炯巴头人一块小小的坐垫。后来加玉宗划归十四世达赖喇嘛家，地位显著提升，加玉宗宗本成了炯巴的顶头上司，炯巴头人不服气，在普巴扎（凿子崖）山上，插上珞巴刀，挂上珞巴箭，表示抗议。

那时候，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规定：犯人从一座城镇到另一个城镇，从一个宗（县）到另一个宗（县），抵达的时候要打一百抵达鞭，藏话叫“觉加”，离开时要打一百离开鞭，藏话叫“吞加”。送到炯巴的时候，已经皮开肉绽，跟死人差不多了。公差交接完囚徒，办好公文，便返回拉萨或者泽当交差去了。炯巴头人把囚犯关进堡寨下面的黑牢里，安排他在各个差户家去当奴隶、服苦役。

炯巴庄园下面，有三十个差户，南村十五户，北村十五户，差户一要耕种地方政府的差地，二要看管、关押、惩罚囚徒，强迫他们干最脏、最苦、最累的活。有的囚徒逃跑，或不服从管制，差户的阿爸（当家人）必须按照头人的指示，去追捕，然后捆绑、鞭打，甚至处死。1959年，解放军平息叛乱的时候，有人密告囚犯恩穷·次列准备投奔解放军，庄园头人命令各户差民，把他从木桥上扔进加玉河，用石头活活砸死了。

“囚犯们难道不会逃跑吗？”我贸然问了一句。

“不可能的！囚犯只要到了炯巴，插翅也难逃脱！”罗布老人

